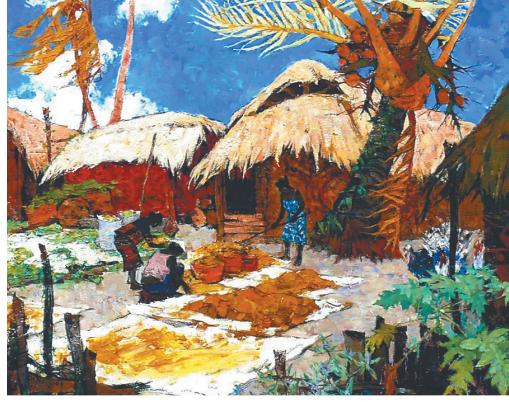


# 海南诗意中焕发光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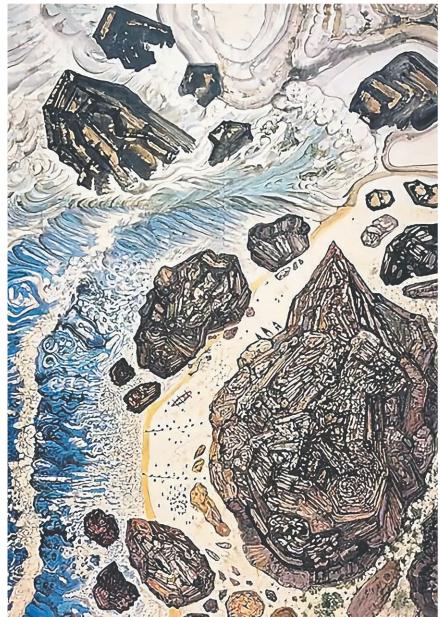
2018年4月13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：海南的青山绿水、碧海蓝天自古就为文人雅士所称道。苏东坡的“不似天涯，卷起杨花似雪花”；丘濬的“五峰如指翠相连，撑起炎荒半壁天。夜宿银河摘星斗，朝探碧落弄云烟”；杨维桢的“绿衣歌舞不动尘，海仙骑鱼波裹裹”，无不描绘出海南宛如仙境的动人景象。

诞生于山海之间的优美诗句，经过东坡诗词的熏陶，又在椰风岛韵中醇化千年，使海南诗歌如同一坛老酒，隔着海峡都能闻到其浓郁的香气。在一派热带风光中，悠然的人情与独异的风物交织在一起，把海的声音、春的颜色镌刻在诗人心上。常言道“沧海桑田”，在新时代，海南诗歌中的诗意图海南自贸港建设、三沙设市等大事，焕发出新的更耀眼的光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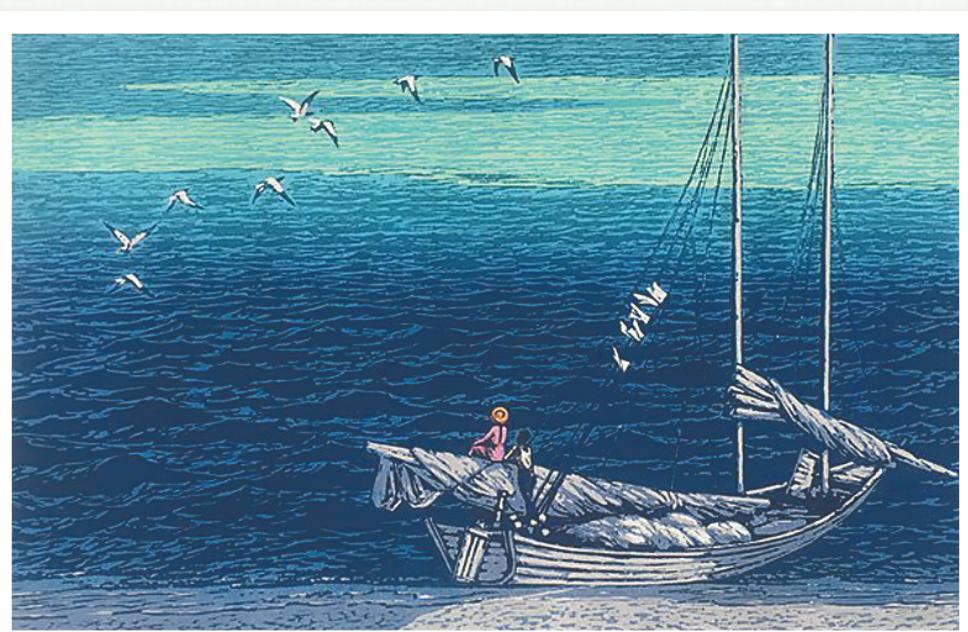
■ 吴辰



《热风》(油画)王家儒作



《南海渔歌》(国画)陈新华作



《海恋》(木版画)张祯麒作

## 上古遗风与东坡诗韵

海南最早的诗当数民歌，民歌的古风古韵至今仍在海南广为流传，影响了当代文艺作品的创作。著名现代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中许多曲目都有海南民歌的影子，经典的《万泉河水清又清》就是以黎族民歌《五指山歌》的词曲为底本，雄壮有力的《红色娘子军连歌》中也能听到海南地方戏的旋律。陈光洲的《解放军来到(你黎寨)》、谢青的《美不过黎家三月三》，还有在中华大地广为流传的《久久不见久久见》等都是海南民歌与当代艺术结合而产生的佳作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在海南，无事无物不能入诗人歌，乐天、达观、与世无争、与自然和谐共处是海南民歌的底色。也因如此，当仕途失意的苏轼来到海南后，竟意外迎来了创作高峰期。“野老已歌丰岁语”，面对海南岛处处蓬勃向上的生命，本就生性达观的东坡又有什么理由不释然呢？

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。”在东坡诗词影响下，诞生了海南第一位举人，诞生了绵延千年的海南东坡文化，历代文人墨客由此隔空与这位宋代大词人应和、唱酬。当然，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，当苏东坡为海南带来中原文化时，海南文化也影响着苏东坡。且看那一句“但得牛矢觅归路，家在牛栏西复西”。字里行间也有了些黎家山歌的影子。文化的碰撞、交融，带给海南更加丰富、多元的诗意图。

## 时代风潮下的诗歌创作

海南的诗意图是火热的。20世纪的风起云涌搅动了海南诗歌原本恬然自足的诗意图，唤醒海南诗人以切实行动投身火热时代。

在海南现代诗歌发展史上，征军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名字。原名施继仕的征军，1913年生于海南，是海南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老诗人。在那个民族饱经蹂躏的年代，征军用他的诗激励着琼崖儿女与强敌进行斗争，那个与世无争的岛屿在他笔下沸腾了：“海南岛，/我的母亲！/你的儿女在艰难中又扇起了火焰，活跃地唱着爱护国土的曲调。等着太平洋的波涛卷起暴风雨时，你就会在这浪头沐浴着新的阳光呵！你永远是南

中国美丽的海岛。”(《海南岛，我的母亲》)海南在诗中化身为抵抗外敌的海上前哨，沐浴了战火洗礼的岛屿毅然背负起了艰巨的时代重任和历史使命。

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海南，海南诗歌又在时代浪潮下呈现新的风貌。在“十万人才下海南”的浩浩荡荡中，敢闯敢拼敢干的精神赋予海南新的诗意图，激情与诗意图的交织使海南成为了一个诗歌之岛。无论是琼籍，在这座岛上的人们大多愿意写上一些诗，捕捉社会脉动下内心悸动，这几乎成为此时海南生活的常态。

## 理想的回望与沉思

海南的诗意图是深邃的。时代的需要带给海南诗歌以激情，也让海南诗人们常常回望，思索这座岛屿的前世今生，关注琼崖大地上众生万物的生存状态。他们以生活为原点，用诗歌拓展着自己认知的疆域。

影响了海南一代人精神的“闯海”，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，还是一个精神事件，它为海南诗歌带来了理想与激情，成为海南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李少君的长诗《闯海歌》就是对这段历史的回顾，那个“迷信海洋是史诗、英雄与奇迹发生之地”的少年，执着地要“在海上建一座宫殿或某种海市蜃楼”。从海口到三亚，从南海渔港到翡翠小城五指山，他见证着海南的历史与现在，畅想着海南的未来，最终骄傲地唱出了“我是有大海的人”。

海南的自然和人文都能引人沉思。诗人张伟栋道出了海南对一个诗人的意义：“身体里有大海，那海水一遍一遍地/将我们吞没，而身体里的飞机/正载着我们飞在天上”(《感官之诗》)。海南以它的丰饶召唤着诗人将海浪的声音灌注进每一行诗句。诗人江非则善于写河海交界处的沙洲与树林，写那些在入海口执着抛洒渔网的人们。他看到一块卵石在河滩上沉睡，发觉“在它还没有被从古老的大地中/分离出来时，就是如此静如黄金”(《落日下的河流》)。当然，激发诗意图的并不仅仅是海洋与河流，还有那些屹立于海南中部的高山，年轻的诗人们正在山海之间寻找着海南岛文化的源流。比如黎族诗人李星青，用自己的爱与诗意图书写着黎村的月色、春天以及充满希望的下一代。

## 驶向新的蔚蓝

海南的诗歌是与时俱进的。海南自贸港建设将海南推向了历史的前台，海南诗歌也在新时代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近年来，在《诗刊》社、海南省作家协会等组织的推动下，诗人们开始以集体的姿态向海洋进发，他们已不满足于探索这片岛屿的陆域，而是向宽广的远海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，尤其是浩瀚的南海和美丽的三沙市，更成为诗意图的源泉。

最令人瞩目的，当数坚守在一座座岛屿上的解放军官兵。军旅诗人王登平在造访三沙后感叹“你的平安，牵动着亲人的神经；你的美丽，再也不容他人侵扰”(《西沙行》)；而曾经为名曲《西沙，我可爱的家乡》作词的诗人苏圻雄再次为三沙放歌：“向南向南，爱抚千礁百岛，/向南向南，气贯辽阔海天，/向南向南，演绎人生精彩，/向南向南，书写三沙新篇。”(《向南向南》)在西沙“祖国万岁”石刻前，刘笑伟看到了一代代士兵“忠诚热血里最隐秘的那种红/最无悔的那种红/汗珠和血液提炼出的那种红/忠诚和大爱冶炼出的那种红”(《描红》)。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守护在南海上的英雄，诗人们才能够在这片蔚蓝中发现更大的诗意图——张定浩“在蓝色中分辨蓝色”“在岛屿上寻找岛屿”(《在三沙》，杨昌池看到“三沙，三群洁白晶莹的沙子/在蔚蓝的向往中抱成一团”(《三沙，蔚蓝的绽放》)。来自各地的诗人们用自己的诗作筑就海上文化长城，守护着祖国的海疆，也呼唤着更多人加入这支蓝色的队伍中，在理想的航船上满载中国梦，驶向新的蔚蓝。如今，不管是否生长在这片土地，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关注海洋，用“海洋的诗”汇聚起“诗的海洋”，拓展了新时代诗歌的表达空间。

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步伐加快，海南的诗意图将更加丰富、瑰丽、精彩，海南的诗歌也将肩负起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，正如乐冰在《我歌唱海南自贸港》一诗中所写：“时间会告诉未来的人们/海南的辉煌/有我们的汗水创造/有我们的责任和担当”。(本文转载自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。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、副教授)

## 他们诗中的海南

### 减字木兰花·己卯儋耳春词

■ 苏轼(宋)

春牛春杖，无限春风来海上。  
便丐春工，染得桃红似肉红。  
春幡春胜，一阵春风吹酒醒。  
不似天涯，卷起杨花似雪花。

### 五指参天

■ 丘濬(明)

五峰如指翠相连，撑起炎荒半壁天。  
夜宿银河摘星斗，朝探碧落弄云烟。  
雨余玉笋空中现，月出明珠掌上悬。  
岂是巨灵伸一臂，遥从海外数中原。

### 闯海歌·我是有大海的人

■ 李少君

从高山上下来的人  
会觉得平地太平淡没有起伏

从草原上走来的人  
会觉得城市太拥挤太过狭窄

从森林里出来的人  
会觉得每条街道都缺乏内涵和深度

从大海上过来的人  
会觉得每个地方都过于压抑和单调

我是有大海的人  
我所经历过的一切你们永远不知道

我是有大海的人  
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和你们不一样

海鸥踏浪，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 
沿着晨曦的路线，追逐蔚蓝的方向

巨鲸巡游，胸怀和视野若垂天之云  
以云淡风轻的定力，赢得风平浪静

我是有大海的人  
我的激情，是一阵自由的海上雄风  
浩浩荡荡掠过这一个世界……

### 落日下的河流

■ 江非

落日下的河流更近  
在河两岸的水草和树丛中  
风渐渐地停下了  
但还有一些，滞留在河面上  
吹起细小的波纹，涌向岸边  
我不知道在水的下面都有些什么  
是否也是在透过水流向上仰望着  
飞鸟和天空呼应着，用金色的沉默  
和清亮的叫声，云朵和空气  
都仿佛变得更加负重  
小路上，有人在缓缓地移动  
低着头，像是在寻觅着什么  
背上的光，更加明亮。木船  
摇向远处。抛下最后一网  
一辆红色的卡车从桥上驶过  
穿过宽阔的门，并在后视镜中  
留下深深一瞥，一封彩色的信  
被一只蝴蝶悄悄地送达  
但收信人，还在一块河滩上的卵石中沉睡  
好像他永远在沉睡，沉睡  
在他还没有被从古老的大地上  
分离出来时，就是如此静如黄金

(杨道辑)

娜木

投稿邮箱

hnrbzpb@163.com

## 追寻海南诗歌之美

■ 吴辰

沐浴在椰风海韵中的海南向来就是一个充满诗意图的地方，美丽的自然风光与淳朴的人文景观在这里融合，使海南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诗歌岛。在这座充满诗意图的海上，人们不仅爱诗、写诗，还将诗意图灌注进日常的生活，将生活过成了诗。诗歌带给海南梦想的帆，在时代的风中，海南正承载着中国梦远航。

海南诗歌的美源自对生活的挖掘。早在东坡先生来到海南之前，就有黎家先民的民歌谣曲在人们口中流传，这些民歌虽然今天已经无从知晓其内容，但从那首源自黎族民歌的《久久不见久久见》中还是可以想象其质朴的本色。及至东坡临琼，南迁的惆怅也很快被生活的趣味所冲淡，以至于他在临别之时依依难舍，并称“我本儋耳人，寄生西蜀州。”还在诗后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新酿甚佳，求一具理。漫写此诗，以折菜钱。”生活之趣给海南诗歌带来了恬然、淡泊、乐天知命的底色，这是一种源自中国文士传统的风流，它从东坡先生处一直延绵到了今天。对生活的关注使海南诗歌尤其注重身边的风物，例如符力笔下随意肆意生长的腰果；洪光越笔下太阳每日照常升起的城市生活；陈波来笔下富有人情味的台风；当然，还有陈亚冰笔下“像年轻的老母亲”的大海以及李其文笔下瀑布如“甘甜的山栏酒”的群山。在海南，诗歌与生活本身保持着一种舒缓的关系，诗人们从容地徜徉其中，俯拾点滴诗意图。

海南诗歌的美源自对理想主义的追寻。“十万人才下海南”将理想主义精神播种在了这片热土上，此后，一代代的“闯海人”在诗中写下了他们的梦想与执着。海南籍的诗人远岸，他的心中有一面“红帆”，期待着连接海域，向着远方航行；还有跨越海峡而来的黄葵，他在椰子与芒果成熟时的喜悦中，偶尔也会思念故乡。最能代表“闯海人”理想主义精神的当数李少君的《闯海歌》，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，也是他们留给海南的精神财富，只读一篇足以令人热血沸腾，当由《闯海歌》改编的舞台剧《大海》公演时，在场观众众多为之动容。

海南诗歌的美源自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。新时代为海南诗歌提出了更高的审美要求，也为其提供了更广阔

的发展空间，海南的自然、人文以及比陆地更为宽广的海洋都成为了诗人们重点关注的对象。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，海南以其独特的自然资源哺育了众多诗人，被称为“自然诗人”的李少君在大片礁石、野菠萝和木麻黄间找寻海湾的意义；黎族诗人李星青沿著黎村弯曲的小径寻找通向心灵归宿之路；刘贺圣则在墙根顽强生长的各种草本植物中看到了和谐的宁静。而东坡文化也在新时代里为海南带来了新的启示，诗人彭榈追寻着苏轼的脚步，在古书院内、在载酒亭里倾听这位先贤的教诲，在“踏青去”的洒脱中寻找人生的真意。当然，最令人瞩目的还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海洋诗歌，海南是海洋大省，也是祖国的海防前哨，海南诗人们也自觉承担起了向海洋进军的文化使命。近年来，在海南省作家协会的推动下，涌现出了一批致力于书写海洋的诗人。乐冰在16万字的长诗《祖宗海》中细查海南渔民的历史，从曾经的苦难与今日的幸福中寻找沧桑巨变的答案，长诗一经发表便引起诸多关注。在这一片蔚蓝中，艾子、雁西等诗人看到了民族的脊梁和祖国的尊严，杨碧薇走得更远，她在《下南洋》中沿着历史上“南洋客”的足迹来到了东南亚，在异国他乡看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。

海南诗歌的美还来自不断进取、锐意创新的精神。在海南自贸港的建设过程中，诗人们也用自己的诗作绘制出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，为奋斗者们加油打气。“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/所有的叶子摇曳着一个金秋的梦想/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/每一个人都在辛勤播种、收割希望”，乐冰在《奋进吧，海南自贸港》中道出了海南的心声。伴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建设，一批更为年轻的诗人正在迅速成长，几乎可以说这是“00后”的诗人陈航用摄影镜头式的诗句捕捉着一个个海南发展的瞬间；而李枕威则游走于城市与乡土之间，用自己的经历为更年轻的自贸港人解答生命的疑惑。

其实，踔厉奋发的海南自贸港何尝不是一首波澜壮阔的大诗，这首诗正以其荡气回肠的气势感召着五湖四海的有识之士，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在其中留下自己的名字。